

精校
張氏醫通

傷寒續論
(一)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傷寒續緒二論自序

古來講仲景氏之學者遞代不乏名賢衍釋仲景之文日多而仲景之意轉晦何哉人皆逐其歧路而莫或邇其原本也夫傷寒一道入乎精微未嘗不易知簡能守其糟粕則愈趨愈遠乃至人異其指家異其學清訛相承不可窮盡理則固然無足怪者余自幼迄今遍讀傷寒書見諸家之多歧而不一也往往掩卷歎曰仲景書不可以不釋不釋則世久而失傳尤不可以多釋多釋則辭繁而易亂用是精研密諦歷歲時暑雨祁寒不敢暇逸蓋三十年來靡刻不以此事為繫繫焉後得尚論條辨內外諸編又復廣求秘本反覆詳訖初猶扞格難通久之忽有燎悟始覺向之所謂多歧者漸歸一貫又久之而觸手觸目與仲景之法了無凝滯夫然後又竊歎世之見其糟粕而不見其精微者當不止一人安得有人焉晰其餘貫開其晦蒙如撥雲見日豈非吾儕一大愉快哉昔王安道嘗有志類編而未果至今猶為惋惜因是不揣固陋勉圖排續首將叔和編纂失序處一一次第詳六經明併合疎結痞定溫熱蠱痼漏喝等之似傷寒者分隸而註釋之大都博採眾長貫以己意使讀者豁然歸一不致爾我迭見眩煌心目也繼又節取後賢之作分列冬溫春溫疫癘及類證夾證細證之辨合為續緒二論續者祖仲景之文緒者理諸家之紛紜而清出之以翼仲景之法滙明其源流而後仲景之文相得益彰無庸繁衍曲釋自可顯然不晦庶無負三十年苦心書成授梓請正於世之講仲景之學者

康熙丁未旦月石頑張璐識
傷寒續論目錄

卷上

太陽上篇

太陽中篇

太陽下篇

陽明上篇

陽明下篇

少陽篇

太陰篇

少陰上篇

少陰下篇

厥陰篇

卷下

藏結結胸痞篇

合病併病篇

溫熱病篇

瘧篇

脉法篇

傷寒例

正方

附古方分兩

正方目錄

桂枝湯

小建中湯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加桂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新加湯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去芍藥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附子湯

桂枝甘草湯

救逆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桂枝二越婢一湯

當歸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茯苓桂枝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

炙甘草湯

麻黃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麻黃升麻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小柴胡湯

大柴胡湯

柴胡桂枝湯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四逆散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

桃核承氣湯

抵當湯

抵當圓

茵陳蒿湯

麻仁丸

蜜煎導方

豬膽汁方

大陷胸湯

大陷胸圓

小陷胸湯

十棗湯

大黃黃連瀉心湯

附子瀉心湯

生薑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黃連湯

葛根黃芩黃連湯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吳茱萸湯

旋覆代赭石湯

赤石脂禹餘糧湯

桃花湯

四逆湯

四逆加人參湯

茯苓四逆湯

通脈四逆湯

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

白通湯

白通加豬膽汁湯

附子湯

真武湯

乾薑附子湯

桂枝附子湯

白朮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理中圓及湯

桂枝人參湯

甘草乾薑湯

烏梅丸

五苓散

豬苓湯

瓜蒂散

白散

梔子豉湯

梔子甘草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厚朴湯

梔子乾薑湯

梔子槲皮湯

枳實梔子豉湯

黃芩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芍藥甘草湯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竹葉石膏湯

甘草湯

桔梗湯

文蛤散

豬膚湯

半夏散及湯

苦酒湯

黃連阿膠湯

白頭翁湯

牡蠣澤瀉散

燒棍散

傷寒續論卷上

長洲石頑張 璐路王父纂述

太陽上篇

病在三陰則有傳經直中之異。在三陽則有在經在府之分。而太陽更以寒陽發風傷衛營衛俱傷為大開論。故篇中分辨風寒營衛其處不敢漫次一條。即犯本壞證結胸痞滿分隸各經。而論非但不仍叔和之傷寒石若尚論之混收溫熱條。例於傷寒法中。至於釋義則嘉言獨開生面。裁取倍於諸家。讀者毋以拾唾前公為誚也。三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以有熱無熱證陽病陰病之大端。言陽經受病則惡寒發熱陰經受病則無熱惡寒。尚論以風傷衛氣為陽寒傷營血為陰。亦屬偏見。發於陽者七日愈。陽奇數也。陽常有餘。故六日周過六經餘熱不能即散。至七日汗出身涼而愈。陰偶數也。陰常不足。故六日周過六經則陽回身暖而愈也。上條統論陰陽受病之原。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脈浮者邪氣併於肌表也。頭項強痛者太陽經脈上至於頭也。惡寒者雖發熱而猶惡寒不止。非無熱也。以始熱汗未泄故脈但浮不緩耳。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上條但言脈浮惡寒而未辨其風寒營衛。此條即言脈浮緩發熱自汗而始識其為風傷衛也。風屬陽從衛而入。經云陽者衛外而為固也。今衛疏故自汗出而脈緩。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皆言惡寒。漸漸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陽浮陰弱。即與衛強營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衛。脈必外浮。陽性本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不待鬱閉自發也。

陰弱者營無邪助。比衛不足。脈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疎不為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自汗既多。則營益弱矣。皆言惡寒。內氣餒也。漸漸惡風。外體疎也。惡風未有不惡寒者。世俗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

誤人多矣。翕翕發熱。乃氣蒸濕潤之熱。比傷寒之乾熱不同。鼻鳴者陽氣上壅也。乾嘔者陽邪上逆也。若外邪不解。勢必傳裏。鼻鳴乾嘔便是傳入陽明之候。是以嘔則傳。不嘔則不傳也。故用桂枝湯解肌表之陽邪。而與發汗。

驅出陰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外證未解曾服過發汗藥可知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衛得邪助而強營無邪助故為弱也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裏無宿病而表中

風邪汗出不愈者必是衛氣不和之故設入於營則裏已近矣未可妄然稱無病矣時發熱者有時發熱有時不

熱故先於未發熱時用解肌之法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

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明中風病所以衛受邪風營反汗出之理見營氣本和以衛受風邪不能內與營氣和諧

汗但外泄雖是汗出復宜發汗使風邪外出則衛不強而與營和矣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服湯反煩必服藥時不如法不歡熱粥助藥

力肌竅未開徒用引動風邪漫無出路勢必內入而生煩也中風未傳變者舍桂枝解肌別無治法故刺後仍服

桂枝湯則愈今雖不用刺法此義不可不講○內編云服桂枝湯反煩不解本湯加羌活獨活通其督脈則愈即

是刺風池風府之意○內經云有病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風厥言煩滿不解必致

傳入陰經而發熱厥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鍼足陽明言刺衝

陽使邪歸併陽明不犯他界也他經則不然蓋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也或言傷寒多有六七日尚

頭痛不止者經言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則知其病六日猶在太陽至七日而始衰也所謂七日經盡者言邪

氣雖留於一經而入之營衛流行六日周遍六經至七日復行受邪之經正氣內復邪氣得以外解也若七日不

罷則邪熱勢盛必欲再經而解非必盡如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日傳盡六經之為準則也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邪雖去而陽氣之擾擾未得遽寧俟十二日再周一經則餘邪盡出必自愈

矣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下之為逆不獨指變結胸等證而言即三陰壞病多由誤下所致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雖已下而脈仍浮表證未變者當急解其外也

夫病脈浮大問病者言但使鞭耳設利之為大逆鞭為實汗出而解何以故脈浮當以汗解說文脈浮為邪在表

其人大便雖數日不行不足虞也設裏實燥結必腹脹鞭滿又不得不從證下之以其證急也即如陽明例中有

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一條以其燥屎逆攻脾藏所以心下反鞭不可泥心下為陽分

脈浮為表邪而行發汗也此則病人津液索槁大便但鞭而無所苦亦不致於結痛攻脾只宜小建中湯多加膠

飴以和之表解熱除而津回大便自通矣不得已用導法可也設誤用承氣攻之則表邪內犯故為大逆與寸口

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為大逆同意是皆憑脈不憑證也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之動

也氣機一動則其脈必與證相應故脈浮而邪達於表纔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脈不以浮應則不能作汗

其煩即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寒傷營之脈證不可誤用桂枝湯

以中有芍藥收斂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為首禁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唾膿血也 桂枝辛甘本胃所喜服之反吐其人溼熱素盛可知矣溼熱更服桂枝則熱

愈淫溢上焦蒸為敗濁故必唾膿血也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為濕熱之最酒客平素濕熱搏結胸中纔挾外邪必增

滿逆所以辛甘之法不可用則用辛涼以撤其熱辛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每以葛根為酒客所宜

殊不知又犯太陽經之大禁也○右為桂枝湯三禁 已上風傷衛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凡傷寒必惡寒發熱體痛嘔逆脈陰陽

俱緊或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也仲景慮惡寒體痛嘔逆又未發熱恐誤認直中陰經之證早於辨證之先首揭此語以明之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惡寒為寒在表或身熱惡寒為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者皆誤也而活人書以此為表裏言之詳仲景論止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肉脈筋骨五者主於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裏可見皮膚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表藏府屬裏之例不同凡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謂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藥用辛溫汗之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葷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其伏熱陰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欲近衣此所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用辛涼必矣一發之後表解正和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膚為表骨髓為裏則麻黃湯證骨節疼痛其可名為表復有裏之證耶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此條言病欲傳不傳之候以此消息蓋營起中焦以寒邪傷營必脈緊無汗故欲傳則欲吐躁煩脈數急也若風傷衛則自汗脈緩故欲傳但有乾嘔而無吐亦無躁煩脈數急之例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於外則必壅塞於內故令作喘寒氣剛勁故令脈緊耳汗者血之液血為營營強則腠理閉密雖熱汗不出故以麻黃湯重劑發之內經所謂因於寒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麻黃發汗最猛故以桂枝監之甘草和之杏仁潤下以止喘逆也方後著云不須啜粥者傷寒邪迫於裏本不能食若強與食反增其劇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緊當用麻黃若浮而不緊雖有似乎中風然有汗無汗迥異故不復言病證耳至於浮數其和緩熱已極並宜麻黃發汗無疑也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明係汗後表疎風邪襲入所致宜改用桂枝湯者一以邪傳衛分一以營虛不能復任麻黃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裏熱。況有熱以證之。更無可疑。故雖頭痛。必是陽明熱。可與承氣湯。然但言可與。不明言大小。其旨原不在下。不過借此以證有無裏熱耳。若小便清者。為裏無熱。邪未入裏。可知則不可下。仍當散表。以頭痛有熱。寒邪怫鬱於經。勢必致衄。然無身疼目瞑。知邪氣原不為重。故不用麻黃而舉桂枝以解散。營中之邪。熱則寒邪亦得解散矣。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世本麻黃湯主之。在陽氣重故也。下今正之。○服藥已微除。復發煩者。餘邪未盡也。目瞑煩劇者。熱盛於經。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餘熱隨血而解也。以汗後復衄。故為陽氣重也。或言汗後復衄。而熱邪仍未盡。重以麻黃湯散其未盡之邪。非也。若果邪熱不盡。則衄乃解三字從何著落。八九日不解。則熱邪傷血已甚。雖急奪其汗。而營分之熱不能盡除。故必致衄。然後得以盡其餘熱也。將衄何以目瞑。以火邪載血而上。故知必衄。乃解。內經曰。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又云。陽氣盛則目瞑。陰氣盛則目瞑。以陽邪并於陰。故為陰盛也。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衄血成流。則邪熱隨血而散。奪血則無汗也。設不自衄。當以麻黃湯發之。發之而邪解。則不衄矣。發之而餘邪未盡。必仍衄而解。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脈浮緊。當以汗解。失汗則邪鬱於經。不散而致衄。衄必點滴不成流。

此邪熱不得大泄。病必不解。急宜麻黃湯汗之。奪汗則無血也。○仲景云。衄家不可發汗。亡血家不可發汗。以久衄亡血已多。故不可發汗。復奪其血也。此因當汗不汗。熱毒蘊結而成衄。故宜發其汗。則熱得泄而衄自止矣。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陽氣內虛而心悸。陰氣內虛而心煩。

將來邪與虛搏。必致危困。急用建中養正祛邪。庶免內入之患。又慮心悸為水飲停蓄。煩為心虛不寧。故復以嘔證之。蓋嘔為濕熱在膈上。故禁甜味。總膈耳。○按小建中本桂枝湯。風傷衛藥也。中間但加飴倍芍以緩其脾。使脾胃行其津液。則營衛自和。即命之曰建中。其旨微矣。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尺中脈遲。不可用麻黃發汗。當頻與小建中和之。而邪解。不煩發汗。設不解。不妨多與。俟尺中有力。乃與麻黃汗之可也。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誤下。身重心悸。縱脈仍浮數。亦不可復發其汗。設尺脈微。為裏陰素虛。尤為戒也。脈浮而數。熱邪已甚。將欲作汗也。反誤下之。致汗濕內外。留著。所以身重心悸。當與小建中和。其津液必自汗而愈。傷寒頭痛。翁翁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咽。若下之。益煩。心中懊憹。如飢。發汗則致瘧。身強難。以屈伸。黃之則發黃。不得小便。久則發嘔。陽虛多濕之人。雖感寒邪。亦必自汗發熱而嘔。有似中風之狀。發散藥中。便須清理中氣。以運痰濕。則表邪方得解散。設有下證。則宜滲利小水為主。若誤用正汗。正下法治之。便有如上變證也。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黃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項強。加溫鍼則血陰虛。多火之人。纔感外邪。便發熱。頭痛倍常。即辛涼發散藥中。便宜保養陰血。設用辛熱正發汗藥。津液立枯。邪火猶熾。遂致煩亂。不識人也。若誤薰誤下。溫鍼。寧無若是變證乎。已上寒傷營。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宗印無後六字。世本作大青龍湯主之。今依尚論改正。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躁。得汗則解。大青龍證。為其身中原有微汗。寒邪鬱閉。不能透出肌表。由是而發煩躁。與麻黃湯證之無汗者迥殊。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所以暴病便見煩躁。信為營衛俱傷無疑。此方原為不得汗者取汗。若汗出之煩躁。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證。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即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涉也。誤用此湯。寧不致厥逆惕瞤。而速其陽之亡耶。按服誤大青龍亡陽。即當用四逆湯回陽。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其議何居。蓋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可能變化。設真武不與之水。青龍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行水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為真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互鎮於少陰北方之位。全在收拾其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

設有一毫水氣上逆龍即遂升騰變化縱獨用附子乾薑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人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陽既歸根陰必翕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而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小青龍湯發之 世本作大青龙湯發之從內編改正○按前條脈浮緊身疼不汗出而煩躁皆寒傷營之候惟煩為風傷衛反以中風二字括其寒證處方全用麻黃湯加石膏以解內煩薑棗以和營氣也此脈浮緩身不疼皆風傷衛之證惟身重為寒傷營血然乍有輕時不似傷寒之身重而煩疼骨節腰痛亦無少陰之身重但欲寐晝夜俱重也身重者寒也乍輕者風也雖營衛並傷實風多寒少反以傷寒二字括其風證處方用桂枝加麻黃以散寒蓋營衛鬱熱必作渴引飲然始病邪熱未實水不能消必致停飲作咳故先用半夏以滌飲細辛乾薑以散結五味以收津恐生薑辛散領津液上升大棗甘溫聚水飲不散故去之發之者發散風水之結非大發汗也仲景又申明無少陰證者以太陽與少陰合為表裏其在陰經素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早從膀胱襲入腎藏者有之況兩感夾陰等證臨病猶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欲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綰照之法豈可竟用青龍立剷孤陽之根乎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此即前證發遲而致水飲停蓄也水寒相搏則傷其肺人身所積之飲或上或下或熱或冷各自不同而肺為總司但有一二證見即水逆之應便宜小青龍湯散邪逐水不欲如大青龍興雲致雨之意也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羌活如雞子大熱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桔梗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本方主發散故用麻黃若主利水多去麻黃而加行水藥也羌活利水水去利自止噎者水寒之氣相搏於裏故去麻黃而加附子

傷寒心下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小青龍湯主之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世本小青龍湯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下錯簡也○風寒挾水飲上逆津液雖有阻滯而未即傷故不渴服湯後飲與津液俱亡故反渴渴則知

津液暴傷而未得復是為寒去欲解之機所以雖渴而不必復藥但當靜俟津回可也○咳而微喘為水飲泛溢今水去而渴與水逆而渴不同已上營衛俱傷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其人胃家津液素虧所以咽中乾燥若不慎而誤發其汗重奪津液而成喉痺唾膿血也此與咽中閉塞似同實異此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淋家膀胱素傷更汗則愈擾其血故從溺而出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瘡瘡家肌表素虛營血暗耗更發其汗則外風襲虛內血不營必致瘡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久慣衄家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以虛其虛則兩之動脈必陷故實急不能卒視不得眠蓋目與額皆陽明部分也此與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虛實懸殊不可不辨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血亡則陽氣孤而無偶汗之則陽從汗越所以不發熱而反寒慄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平素多汗更發其汗則心藏之血傷而心神恍惚膀胱之血亦傷而便已陰疼也

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踈卧不能自溫其人腎藏真陽素虧故咽中閉塞汗之則并奪其陽血無所依即吐血厥冷踈卧非四逆湯溫經回陽可擬也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發汗汗出則四肢厥冷效而小便失者膀胱虛寒也發汗必傳少陰而成四肢逆冷矣

諸脉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發汗則大便難腹中乾胃燥而煩脉雖動數而微弱者為表虛自汗汗之更竭其津必胃乾煩躁也

諸逆發汗病微者難差劇者言亂目眩者死同差症諸逆發汗言凡有宿病之人陰血素虛若誤用汗劑重奪其血則輕者必重重者轉劇劇者言亂目眩以虛熱生風風主眩暈故也咽喉乾燥不可發汗常器之云與小柴胡湯石頑曰宜小建中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常云豬苓湯石頑曰未汗黃耆建中瘡家不可發汗王日休云小

建中加歸耆。常云誤汗成症。桂枝加葛根湯石頑曰。漏風發瘧。桂枝加附子湯。衄家不可發汗。許叔微云。黃耆建中。奪汗動血。加犀角。呂滄洲云。小建中加蔥豉。誤汗直視者不治。亡血家不可發汗。常云。小柴胡加芍藥。石頑曰。黃耆建中。誤汗振慄。苓桂朮甘湯。加當歸。咽中閉塞。不可發汗。龐安常云。甘草乾薑湯。孫兆云。黃耆建中加蔥豉。誤汗吐血。炙甘草湯。厥冷當歸四逆。咳而失小便者。不可發汗。郭白雲云。甘草乾薑湯。當歸四逆湯。石頑曰。未汗甘草乾薑加蔥豉。誤汗厥冷。當歸四逆。汗後小便反數。茯苓甘草湯。諸脈得數動微弱者。不可發汗。郭云。小建中湯。王云。誤汗煩躁便難者。炙甘草湯。汗家重發汗。小便已陰疼者。常云。一味禹餘糧散。王云。用禹餘糧赤石脂生拌白皮赤小豆等分。搗篩蜜丸。彈丸大。水煮日二服。以上宿病禁汗例。

太陽病欲解時。從已至未上。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王。太陽者盛陽也。故從已午未之王時而病解。上條太陽經自解候。

太陽中篇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飲暖水。汗出愈。傷風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頻漑熱湯。得汗則表裏俱解。所以一舉兩得之也。膀胱為津液之府。用以通調水道。則火熱自化。津液得全矣。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言水逆也。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有蓄積。痰飲發汗。徒傷胃中清陽之氣。必致中滿。若更與發汗。則水飲上蒸而為吐逆。下滲而為洩利矣。凡發汗藥皆然。不獨桂枝當禁。所以太陽水逆之證。不用表藥。惟五苓散以導水。服後隨漑熱湯以取汗。所謂兩解表裏之法也。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不行解肌。反行發汗。致津液內耗。煩躁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脈轉單浮。則無他變。而邪達於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達表。其熱亦

微兼以小便不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不單解而從兩解也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脈浮數而煩渴則津液為熱所耗而內燥裏證具矣津液內耗宜用四苓以

滋其內而加桂以解其外則未用蒼桂用枝從可推矣○凡方中用一桂字不分桂枝肉桂者皆然非獨此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漬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

若不差者與五苓散

此條舊與小陷胸白散合為一條殊不可解蓋表邪不從表散反灌以水劫其邪必致內

伏或入少陰之經或犯太陽之本故以二湯分主按文蛤為止渴聖藥仲景取治意欲飲水而反不渴者其意何

居蓋水與邪氣滲入少陰之經以其經脈上循喉嚨故意欲飲水緣邪尚在經中未入於裏故反不渴斯時不用

鹹寒收陰渴陽使邪留變熱必致大渴引飲也所以金匱云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則知文蛤專治內外

水飲也服文蛤不差知邪不在少陰之經定犯膀胱之本當與五苓散無疑

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漬之洗之益令熱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

如上文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此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法當汗出而解反漬洗以水致令客熱內伏

不出雖煩而復畏寒似渴而仍不渴似乎邪客少陰之經及與文蛤散不差其邪定匿膀胱故與五苓散兩解之法

服後汗出而腹中反痛者此又因五苓藥引陽邪內陷之故但陽邪內陷渴不用小建中而反與芍藥又云如

上法何耶蓋平昔陰氣內虛陽邪內陷之腹痛當與小建中和之誤用承氣下藥致陽邪內陷之腹痛則宜桂枝

加芍藥和之因五苓利水而引陽邪內陷之腹痛仍用五苓加芍藥和之三法總不離乎桂枝芍藥也如上法者

言即入於先前所服之藥內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以邪氣犯本必小便不利也若

汗出不渴而小便雖不利知邪熱騷擾欲犯膀胱而猶未全犯本也故用桂枝湯中之三五苓散中之一少示三

表一裏之意為合劑耳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利者必苦裏急也

小便利者以飲水過多水與邪爭必心下悸也小

便少者必苦裏急明是邪熱足以消水故指為裏證已急也觀上條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治法具矣已上

風傷衛犯本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邪熱搏血。結於膀胱。必沸騰而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見心雖未狂。有似乎狂。以血為陰類。不似陽邪內結之狂越也。血自下者。邪熱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結。則膀胱之血雖畜而不行。須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氣。以達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即如五苓大柴胡兩解表裏同義。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此條之證。較前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為不先解其外耶。又為攻裏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沉。反不結胸。知形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鞕滿。小便自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畜下焦無疑。故下其血自愈。蓋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法。則少腹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壘哉。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恐人當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義。言身黃脈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畜血之證。然只見此。尚與發黃相隣。必其人如狂。小便自利。為血證無疑。設小便不利。乃熱結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其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結滿者。允為有形之畜血也。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圓。變湯為圓者。恐蕩滌之不盡也。煮而連滓服之。與大陷胸圓同意。已上寒傷營犯本。

太陽下篇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相傳傷寒。過經日久。其證不解。謂之壞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仲景止言三日。未嘗言過經日久不痊也。所謂壞病者。言誤汗吐下溫鍼。病仍不解。表證已罷。邪氣入裏。不可復用桂枝也。設桂枝證尚在。不得謂之壞病矣。至於過經不解。不但七日傳之不盡。即十餘日十三日。尚有傳之不盡者。其邪猶在三陽。留戀故仲景主以大柴胡柴

胡芒硝調胃承氣隨證虛實而解其熱也經云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已上者太陽既可羈留多日則陽明少陽亦可羈留過經漫無解期矣若謂六經傳盡復傳太陽必無是理惟病有傳過三陰而脈續浮發熱者此正氣內復迫邪出外而解必不復傳也豈有厥陰兩陰交盡於裏復從皮毛再入太陽之事耶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此本誤用大青龙因而致變者立法也汗出雖多而熱不退則邪未盡而正已大傷況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瞤身振振搖無往而非亡陽之象所以行真武把關坐鎮之法也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大發其汗致陽氣不能衛外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流漓之互辭也惡風者腠理大開為風所襲也小便難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滲兼衛氣外脫而膀胱之氣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過汗亡陽筋脈失養兼襲虛風而增其動也故加附子於桂枝湯內溫經散寒用桂枝湯者和在表之營衛加附子者壯在表之元陽本非陽虛是不用四逆也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此本桂枝證誤用麻黃反傷營血陽氣暴虛故脈反沉遲而身痛也此脈沉遲與尺遲大異尺遲乃元氣素虛此六部皆沉遲為發汗新虛故仍用桂枝和營加芍藥收陰生薑散邪人參輔正名曰新加湯明非桂枝舊法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吐下腹脹為實以邪氣乘虛入裏也此本桂枝證誤用麻黃發汗津液外泄脾胃氣虛陰氣內結壅而為滿故以益脾和胃降氣滌飲為治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脾氣虛而腎氣發動也明係陰邪留著欲作奔豚之證腎邪欲上凌心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趨腎界預伐其邪則中宮始得寧靜耳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發汗過多誤用麻黃也誤汗傷陽胸中陽氣暴虛故叉手冒心虛而欲得按也本桂枝證故仍用桂枝甘草湯以芍藥助陰薑棗行津汗後陽虛故去之

未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與少陽傳經耳聾迥別。亟宜固陽為要也。又手冒心。加之耳聾。陽虛極矣。嘗見汗後陽虛耳聾。諸醫施治。不出小柴胡加減。屢服愈甚。必大劑參附庶可挽回也。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風邪。全不傷動脾胃。若舍此而妄行吐法。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所以不惡寒發熱。而反見胃病也。一二日病在太陽。吐之則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吐之則不喜糜粥。飲食冷食。皆胃氣受傷之故也。然朝食暮吐。脾中之真陽亦傷。而不能消穀。故為小逆。關上脈細數者。明係吐傷陽氣所致。常見外感之脈人迎細弱。而氣口連寸反滑數。大於人迎者。以其曾經涌吐傷胃。胃氣上乘於肺故也。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煩之證。較關上脈細數而成虛熱。朝食暮吐。脾胃兩傷者稍輕。雖不致逆。醫者能無過乎。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誤下而陽邪內陷。然無他變。但仍上衝陽位。則可從表裏兩解之法。故以桂枝湯加於前所誤用之藥內。則表邪外出。裏邪內出。即用桂枝加大黃湯之互解也。若不上衝。則裏已受邪。不可與桂枝明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誤下脈促胸滿。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滿而不痛。未成結胸。故仍用桂枝散邪。去芍藥者。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脈促雖表邪未盡。然胸但滿而不結。則以誤下而損其胸中之陽也。加以微惡寒。則并腎中之真陽亦損。而濁陰用事矣。故去芍藥之陰。加附子以回陽也。設微見汗出惡寒。則陽虛已著。非陽邪上盛之比。是雖不言汗出。然由微惡寒合上條胸滿觀之。則必有汗出。暗伏亡陽之機。故於去芍藥方中加附子。庶免陽脫之變。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至若桂枝證誤下。遂利不止。喘而汗出。不惡寒者。則又邪併陽明之府矣。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表邪因誤下上逆。而